

中西礼貌言语与行为差异及影响因素简析

刘丽华, 杨 柳

(邵阳学院 外语系, 湖南 邵阳 422000)

摘 要: 对中西礼貌言语与行为认知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回溯, 从致谢、对赞美的回应、称呼、接受邀请方式等方面对中西言语礼貌和行为差异进行简要对比, 并基于认知理论和听话者视角, 从认知语境和认知期待两个维度对中西言语礼貌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 键 词: 礼貌言语; 行为差异; 影响因素; 认知理论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3)05-0086-04

Differences in polite speeches and behaviors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LIU Li-hua, YANG Li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haoyang University, Shaoyang 422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makes a contrastive study of differences of polite speeches and behaviors from acknowledging, responding to compliments, naming and accepting the invit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gnitive theory and the part of the hearer, it also makes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differences from two aspects, that is, cognitive context and cognitive expectation.

Key words: polite speech; behavior difference; influence factor; cognitive theory

近四十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礼貌言语与行为现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其中在西方影响较大的主要有 Brown & Levinson 的面子观, Leech 在效仿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基础上归纳总结的礼貌原则以及 Scollon 提出的礼貌体系。在东方最具影响力的是顾曰国先生的研究成果, 之后, 徐盛桓对礼貌原则也提出了新构想, 毕继万认为礼貌是一种具体的文化现象并总结了 4 种礼貌原则。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礼貌言语与行为现象进行了研究, 但基于接受者视角的研究相对不足。笔者现基于认知理论和听话者视角, 对中西礼貌言语与行为差异进行简要比照, 并对中西礼貌言语与行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展开初步分析。

一、关于礼貌言语与行为认知的理论观点

礼貌言语与行为虽然具有普遍性, 但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表达礼貌的方式和对礼貌的评判标准却存在着明显差异。因此, 不论是 Leech 提出的礼貌原则, 还是 Brown & Levinson 提出的面子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Leech 礼貌原则的各个准则在不同文化中的重要性不同; Brown & Levinson 的面子论也受到特定文化的文化规则制约, 并且他们对礼貌的研究过多地强调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因素, 而忽视了心理语言学的作用, 这就不可避免地将研究视角仅限于从说话人角度单方面出发来研究礼貌, 而没有考虑礼貌言语的接受者(听话人)对礼貌的认可。^[1]可见上述有关礼貌言语与行为的研究普遍陷入礼貌普遍性和母语文化差异的冲突之中, 忽视了听话人对礼貌的解读。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与认知是不可分割的, 认知是语言的基础, 语言是认知的表现之一, 人们选

收稿日期: 2013 - 09 - 10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青年课题(10B096);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YBAH4)

作者简介: 刘丽华(1970—), 女, 湖南邵阳人,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和英汉对比。

择使用语言交际的过程也是认知参与工作的过程，礼貌言语作为交际语言的一种，反映特定文化背景，具备了作为语言本身所应具有的特点。Sperber & Wilson 于 1986 年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提出了有关话语理解的理论——关联理论，他们将交际参与者视为具有认知和推理内在能力的处理者，言语交际过程就是一个认知推理的过程。有时说话人的言语行为与听话者对它的理解并不一致，就需要听话人凭借认知语境进行推理。在交际过程中，认知语境是成功交际的基础，起关键作用的是听话人的认知语境。认知语境是对语言使用的有关知识，包括情境知识、语言上下文知识和背景知识，也包括社会团体共有的集体意识，即“社会表征”。社会表征因人与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心理表征排列方式，这种差异作用于言语交际中便会左右交际者语言的选择以及对话语的理解。因此，Sperber & Wilson 将礼貌言语与行为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即从认知视角出发，提出不存在固化不变的礼貌表达形式，礼貌或非礼貌效果是语言形式和认知语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并指出礼貌是一种期待，是理解的结果，而不是话语的编码信息。^[2]随之，以 Escandell - Vidal 和 Jary 为代表的学者，成功地借助关联理论分析了礼貌这一社会现象。在国内，冉永平(2002) 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认为礼貌是与最佳关联有关的一种期待，是理解的结果，而不是语言形式直接传递的，即语言形式本身不存在礼貌问题，它是认知——语用效果。刘国辉(2005) 提出礼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知期待，即是否与认知期待一致。礼貌是一种期待的状态，期待是一种内在化的心理表征，是人们知识的一部分。从社交角度而言，期待与语言表达以及使用该表达形式的合适性条件有关，然而语言使用的效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不同的。文化差异可视为由不同表征及其这些表征恰当使用的制约条件所引起的一种结果。^[3]

因此，言语是否礼貌不仅仅取决于语言的形式，不是简单的礼貌原则可以判断的，而是要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考虑到听话人对礼貌的评判，把言语礼貌看作是听话者的期待，并受到认知语境的制约和影响。

二、中西礼貌言语与行为差异及其表现

礼貌言语与行为因母语文化而存在差异是不争的事实，中西礼貌言语与行为差异可谓不胜枚举，笔者现从致谢、对赞美的回应、称呼、接受邀请方式等方面对中西礼貌言语和行为差异展开简要比照。

(1) 致谢。汉语中的“谢谢”和英语中的“thank you”都有极高的使用频率，但“thank you”的使用频率更高。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下级为上级办事，晚辈为长辈办事都被视为应尽的义务，很少道谢。在中国的家庭中，丈夫很少对妻子的端茶、送饭表示感谢，家庭成员之间的道谢非常罕见。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对上司、同事的帮助表示感谢，同时对关系亲密的亲戚、朋友、父母、子女的帮助也会表示感谢。此外，对谢谢的应答英汉两种语言存在差异。当受到感谢时，中国人会回答：“不用谢，这是我的职责”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语；而西方人则常常使用“You're welcome”等来作答。

(2) 对赞美的回应。在中西文化中，对待赞美的应答大相径庭。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受到恭维和赞扬时多采用一致的准则，很少加以否定，以免显露出与恭维者不一致，令人难堪。英美人认为断然否定别人的赞扬并言不由衷有失礼貌。因此，如果被夸奖“Your dress is very beautiful”，他们定会高兴地回答“Thank you”。而中国文化讲究谦虚，谦虚尤其体现为“贬己”，中国人认为在接受赞美时，竭力地贬低自己，否定赞美的真实性才是礼貌的。因此，对待夸奖或赞美之词常常会加以否定，以示礼貌。如果某学生被夸奖英语讲得很好，他可能会回答“哪里，哪里，我的英语很一般”，这样的回答英美人认为是不礼貌的，他们认为欣然接受对方的赞扬才能避免损伤对方的面子。

(3) 称呼。英美国家由于受到西方平等社会关系、个人本位取向影响，人们崇尚等式称呼，在交往中，不论地位和职位高低，都直呼其名。而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等第”观念深入人心，因此，跟长辈或者上级讲话常常使用某些尊称和敬语，如第二人称的“您”，而英语的第二人称则只有“you”这种形式。在工作中，中国人习

惯对有职务的人,不论大小,通常把姓名加上其职务来称呼,如“李部长”、“邓局长”等等,突出对方的权势,从而达到尊敬和礼貌的目的;而上级对下级讲话时通常直呼其名。而英语里除了总统(president)、教授(professor)等为数不多的头衔可以用于称呼外,绝大多数职务不能用于称呼,完全没有汉语中“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的称呼规则。此外,汉语中的称呼语中含有明显的“贬己尊人”之意。为抬高对方,“令尊、令堂、令郎、令爱”等尊称常被用于交际中,而为了表示自谦,“卑职、贱内、犬子”等等也常见于交际中。而对应的英语称呼语在词形上无法体现礼貌,西方人表现的是“尊人”不“卑己”。

(4) 接受邀请方式。在中国,为了表示真诚,邀请者要多次发出邀请,受邀者会推辞好几次后才接受邀请,如果受邀者立即接受邀请就会显得不客气、不得体。而英美人邀请客人时,由于受个人主义取向的影响,对被邀请的客人特别尊重,从不强加于人,当第一次邀请被拒绝后,他们会认为客人是真正的不方便接受邀请,所以不会多次重复地发出邀请。

三、礼貌言语与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1. 认知语境影响

语用因素结构化、认知化的结果就是大脑中的认知语境。人们不能脱离语境去谈礼貌,语言形式不能独立地决定言语行为是否礼貌。言语是否礼貌语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听话者对信息超载部分的推导并不一定要依赖具体语境,因为在具体场合不明确的情况下,语言使用者可以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知识进行推导,这种知识的推导主要依赖的是认知语境。认知语境在操作上可以抽象或系统化成“知识草案”(knowledge script)、“心理图式”(psychological schema)、“社会心理的表征”(socio-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三种语言隐形内容的推导机制。^[4]草案是固定的认知意义单元,供语言使用时选择;经过经验式排列组合的“知识草案”又形成规模更大的行为“心理图式”;而“社会心理表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会带有社会文化色彩。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一个集体必然拥有相

同的社会心理表征。因此,共同的社会心理表征又会使得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集体成员在待人待物和语言交流中拥有特定的共同方式。

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被不断输入人的大脑,形成相关的内在内容和形式结构,并以经验和信息方式储存于人的大脑之中,大脑对这些经验和信息进行能动加工,从而获得作为长期记忆形式存在的事件模式,以参与未来的交际活动。在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中形成的社会心理表征必然会产生同一情景下的不同语用表现。比如说,对礼貌准则的厚此薄彼在不同的文化里可有不同的心理表征方式。借用 Leech 的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 或 AM)和谦虚准则(Modesty Maxim 或 MM)的互动可以来解释下例因中西文化差异而引起的不同交际反应:当别人夸奖你的裙子很漂亮的时候,美国人可能会回答“thank you”,而中国人则可能会回答说“喔,这裙子买了很久了,都穿旧了”。由此可见,在交际过程中,美国人先后排序采取的是 AM > MM 顺序,而中国人则采取 MM > AM 顺序。也就是说,美国人认为认可别人的赞同是礼貌的,而中国人则认为谦虚是礼貌的,正是由于中国人的心理表征特点,他不会斩钉截铁地回答:“是的,谢谢。”

对正、负面子的不同态度也反映了不同文化的不同心理表征。Brown & Levinson 将面子区分成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负面面子是指社会成员希望其行动不被干涉,即具有行动的自由和自主决定的自由,凡是有违反交际者这种自由愿望的言语行为就是对交际者负面面子的侵犯。而正面面子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希望他的愿望受人顺从,他的自我形象被人欣赏和赞许。^[5]西方人的面子侧重于行动的自由和自我决定自由的要求;而中国人则侧重于情面或体面的损益。在中国文化里,妨碍自由的强加行为不构成礼貌危害的决定因素。换言之,中国人对正面面子表现得特别敏感,而西方人对负面面子表现得特别敏感。试比较下面两组对话。对话一:英文教材中父亲请求儿子帮他买东西(《走遍美国》上册第6课)。父亲:早上好,儿子。能给我帮个忙吗?儿子:当然可以,什么事?爸爸!如果中国爸爸想要儿子帮忙买东西,对话一可能就变成对话二(父

亲：儿子，去买包烟来！儿子：好的，爸爸！)

2. 认知期待影响

期待是将一种状态或事件同另外一种状态或事件联系起来的特殊心理表征。认知期待又源于语境文化规约，因为不同语境或文化会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言语行为规范。^[6]礼貌的认知期待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表征，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抽象性和文化规约性上。^[7]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听话者带着自己的认知期待进入话语的对话过程，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在对话中改变、修改或实现这些期待，听话者既有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都可以影响他的认知期待。^[8]因此，不同民族的认知期待是有差异的。中国人的态度热情与西方人忌强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态度热情明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比较亲近，人际距离与个人独立性较小，因而中国式的礼貌要求待人热情，忌冷淡。这不仅是对对方有利的言语行为有如此的要求，就是对一些有利于发话人自己的言语行为也具有同样的要求。比如，一个中国人到一个美国朋友家里做客，美国朋友问他喝不喝咖啡，这个中国人虽然很渴，但仍然可能回答说，“不用了，别麻烦了。”因为在汉文化里，表达邀请等好意的行为需要反复几次才能完成，而邀请者也会推辞好几次才最后接受，所以这位中国人期待他的美国朋友会再次发出邀请；但是，在美国文化当中，人们最忌讳强加，如果你不想喝，他就认为你是真的不想喝，也就不会再发出邀请。所以，这种交际失误就是由于不同的理解观念造成的。

另外，由于认知期待不同，中国人的“自贬”和西方人的谦虚准则也有质的区别。中国式的礼貌最大的特点是“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这个礼貌准则发展到现在已被“自贬”和“自谦”所代替。而在西方文化里，只是尽量缩小对自己的赞扬，远非到“自贬”的程度。这点在称谓上就能得以体现，在谈及自己时，中国人会在称谓前加上“鄙”、“贱”、“拙”等等，如“鄙人”、“拙荆”等，而涉及对方的称谓则往往加上“尊”、“贵”、“令”等等，如“尊夫人”、“高见”等。而在西方文化里，一般情况都

采用一致礼貌系统，体现人和人之间平等的关系，对认识的人不论地位贵贱，均直呼其名。所以，在西方国家小孩直呼其父母之名是很正常的，符合人们的认知期待；而在中国就可能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事情，因为不符合人们的认知期待。在日常交际中，尤其在多轮会话中，交际者都会有一定的认知期待，但随着交际的动态展开，会出现一些新语境，这需要交际者作出动态的顺应，才能寻求到最佳关联，^[9]成功地进行交际。

礼貌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人际交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礼貌语言是人们进行成功交际不可或缺的因素，它贯穿于人类日常交际行为之中。语言形式和礼貌程度并非完全对应，要做到礼貌远非是简单地用礼貌语言表达。礼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言语是否礼貌是以听话人的礼貌期待为衡量标准的，礼貌是听话人的理解结果。所以，在交际过程中，特别是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考虑到认知语境及其一些社会规约，更能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廖海娟，熊永红．关联论视角下言语礼貌的认知研究[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12)：171-173．
- [2]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243-254 .
- [3] 冉永平．礼貌的关联论初探[J]．现代外语，2002(4)：387-395．
- [4] 熊学亮．语用学和认知语境[J]．外语学刊，1996(3)：3-4．
- [5] 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46-49．
- [6] 刘国辉．语言礼貌·认知期待·语境文化规约[J]．外语教学，2005(3)：22-24．
- [7] 韩 瑞，刘国辉．关联理论框架下的礼貌认知解读[J]．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6(3)：33．
- [8] 魏在江．语用预设的接受心理与认知期待[J]．外语学刊，2012(5)：33．
- [9] 夏玉琼．顺应-关联模式下言语礼貌的认知解读[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00．

责任编辑：曾凡盛